

第三輯

• 邱陵美作 •

目錄

秋之辭

勞燕之歌

月光下

楓樹

甲板

驟隊

翡翠鳥

臭虫

秋之辭

秋在枯黃飄落的梧桐葉上來了。

他偷偷地從大自然的懷抱裏離脫了過來，擠進這城市每家門前的梧桐樹上。然而現在桐葉紛紛飄落了，使人對於秋有着感到那孤孀悽寂的情緒啊！

秋在妙齡女郎手執中的桂花枝上來了。

他早就遊散在醉紅的楓葉上，乳黃的桂花枝上。他嬌媚而又很快地傳送著秋之消息：到深谷，田場，叢林，江濱，然而殘暴的女郎呀！他愛他，但他也戕害了他。他分離了秋的心扉，秋的靈魂。

少女們是把桂花投插在精緻的花瓶裏，自以為他真是花的愛護者。可是瓶裏的水終于乾涸了，桂花只剩着枯枝了。少女們早已忘去桂花的清香和濃郁。

秋在深院的階前，土牆的腳下——那哀吟的蟋蟀聲中來了。

夜靜了，高樓支撐着天，星子閃爍着眼，月兒微笑着。一切都在歡迎着秋，又歡送着秋——詩人的低唱，武士的高歌，少女的幽傷，青年的悲歌，西風的嘶

離去，小鳥的鳴啞，……都爲着秋來時有那青春的繁茂，秋去時有那遲暮的殘零。

秋在牆上的瓦簷中消逝華年了。

秋在詩人的筆尖上流淚了。

秋在人們的暖衣裏躲藏了。

秋在菊花消瘦後埋葬了。

秋在寒空月夜，孤雁飛過的羽翼上，歸去了，歸去了。

一九三六，中秋之夜

歌

勞燕之歌

記得是去年半夜裏，從失眠的牀上，細聽勞燕啾啾的哀鳴。在這單調的蒼茫中，我分明聽見一節節「勞燕之歌」。

x

x

x

x

而父親的鬚髮花白了，額骨高高地凸出，飽含着老淚盈盈的眼珠，現出了一種死羊般的深藍色。

吃飯的時候，我會看見他落過幾次的牙齒。講起話來，嘴唇都扁了——兩頰的臉皮，凹進去恰如兩個反嵌的酒杯。

——哦：我是漸漸的衰老了。

父親時時發出這樣驚奇的嗟嘆來。

半夜醒來，我常常聽到父親低微的呻吟，有着十分悽惋的聲息。

在飯棹上，在火爐邊，父親對我這麼說：「你們應該自立了啊！……我是
一年一年的老了……」我只有難過得臉紅，沉默得像一尊木偶。

哦！一個人在人生的途道上推進着生活之輪是多麼倦怠啊！

×

×

×

×

老女僕六十五歲了，彎的背，白的髮，綢紋擠滿的臉。

他生過十個兒女，但現在一個也沒有。丈夫是六年前被軍隊拉去打死在路邊上的。

他整天不說一句甚麼話，真是一個可憐孤獨的人啊！

他的財產是一件預備死後穿的粗布棉衣，一雙壽鞋，一個沒有漆過的小棺材，此外就是每年十元的玉錢。

他時常凝望着地下，沉靜極了，每到天明，我聽見他在床上咳嗽和嘆氣。
他時常凝望着地下，沉靜極了，每到天明，我聽見他在床上咳嗽和嘆氣。

曉月又從南方飛來了。倏像是去年那樣，在半夜裏，我細聽着燕子的哀鳴。
曉月又從南方飛來了。倏像是去年那樣，在半夜裏，我細聽着燕子的哀鳴。

月光下

月光下，我在院子裏的葡萄架下乘涼。在似夢非夢的境地中，我在籬牆上翻了個身，看見一隻肥大的黑狗，張開它一對銅鈴似的大眼珠，望着我。

「什麼？」我囁手聲，自的是想把它嚇走。

可是它依然望着我，而且把眼珠特別睜大，似乎要把我吃了。它的嘴邊笑得
很卑鄙，面部表情是那樣的陰險，虛偽，殘暴，尾巴搖擺得很嫵媚，看出它有利
吃人不發聲的準備動作出來。

我有些胆怯，但也有些憤怒。我暗暗振作一下精神，吃力一脚向它頭部打去。那知它敏捷而又狡猾地一退，嬉笑着，向黑暗處消逝了。

「我應該有勇氣，我應該用力打走這種狗。」

月光下，在意識狀態的境地中，我反復默吟着這兩句話。

一九三六，七，二四，瀘縣

楓樹

老楓樹，好像吃醉了酒，紅着臉兒在寒風裏。

雪花，從半空飄打在它鐵硬的骨架上，它不覺得冷，它期待着它臉上紅色的消失——也就是楓葉的落盡。

枯草在老楓樹腳下，仰着頭向楓樹羨慕似的說：「楓伯伯你精神尚健啊！」

「孩子，我祝福你，我很健康的。」

「我們的身體，經不着雨打風吹呵！」枯草悲嘆着說。

「時代是一年不同一年了，我曾經過冬天的雪霜，夏天的烈日，但是願今我

年齡最高，精神却這樣地好。」老楓樹自豪着說：「你們啊！自小就受不了風霜，受不了雨打。唉！時代是一年不同一年了！」

「楓伯伯！你好像什麼都比我們快樂得多呀！」枯草中有一女孩這樣說。

「我看看你們的先祖一代一代傳下來，我們算是多年的鄰居；但是你們的一生，至今不曾做出一點有名的功績，所以人類也看不起你們了。」

枯草聽了楓樹的話後，獨自在寒風裏發泣，盡量吐出心靈的悲傷來。

冬天，雪花飄打着老楓樹鐵硬的骨幹上。

一九三五·一二·吉蘭。

甲板

從帆布篷縫裏，我看到江面上，暮色正瀟灑着銀白的光波，江米在深夜中發出激盪的聲吼。

我驚醒了，我沒有蓋被條，我羨慕着別人的溫暖，此時我才明白「窮」之謂「窮」，甲板是這樣硬，這樣冷，鋼鐵本來是導熱體，但機器房早就沒有聲響了。

呀！

我睡的是一條綫氈，爲了保持一點體溫。我盡力地像一條狗似的捲曲着。一本曹禱的「日出」半捲地放在我的枕邊，哦！我現在不是渴念着「日出」嗎？我現在不是被寒冷的嫉凌嗎？于是我漸漸想到劇中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來，陳白露，潘經理，張達生，小東西，黃省三……

再也睡不下去了，我偷着淡淡的燈光看「日出」。想從書籍中找些安慰，以便忘掉我現在是受寒冷的侵襲；忘記我瘦弱的身軀是露在這樣硬和這樣冷的甲板上。一滴生理的淚水落在書上，這可証明我的兩眼是已經疲倦極點了。

我的身邊睡着一個漂亮的青年，他準是睡得那樣地甜蜜。他鋪位的周圍用了兩隻大燈籠築成一道防綫，于是我從這裏看出了人類私有割據的象徵來了。

我在下意識的狀態中終於沉沉入夢下。

待我醒過來時，東方血紅的朝陽，已經在遙遠的天際中跳躍起來。已經離走那白茫茫的籠罩在海上上的迷霧了。萬頃波濤裏閃閃耀耀着金色的光波。這還是多麼偉大的一個自然的健康呀！

當我看見比爾時，他首充滿着象徵意味的打掃器。太陽快昇起了。太陽

陽快要升起了。」兩句的時候，我狂歡地接受着這現實賦予我的愉快。

「蕭瑟冷是敵不過『日出』的『同睡』！」

「陰霾是遮不着光明的」(註)。

(註：見高爾基散文詩海燕)

一九三七·三·于長生輪作。

騾隊

我每天在傍晚時散步歸來的途中，都可得見那負着重載的騾隊，長長的臉孔，乾瘦的身軀，配着四隻細得可憐的腳；走起路來，那樣地吃力，頭頸上段上下地點着，好像在詛咒自己命運的乖張似的。

永遠負着那樣重的騾載，走着巡迴的路，無論是暴熱的夏天，嚴霜的冬天，淒風苦雨的秋天，騾隊是這樣堅苦地走着。

無論路途是乾燥，泥濘，崎嶇，平坦，騾隊是這樣堅苦地走着，像哭泣似的釘着，是多麼疲憊！

這顯然是顫抖的命運的吶喊。

那匹露前魁偉的駿馬，那頭上的紅鬃，那無聊的誘惑，那虛偽的裝飾，使它在羣衆裏是無限的矜驕，對上驕媚，對下欺壓，哦！你這可詛咒的勢力者的爪牙呀！你成了一個奴隸的奴隸底奴隸頭了。

「馬哥頭」（註）的白布盤頭，青布大褂，牛皮釘鞋儼然是個魔鬼的化身。無情的竹鞭，輕一吓重一吓地向可以看見胸腔骨的騾兒的肚子上亂打，一聲口哨，各各騾兒都飽受一場虛驚。

這命運註定而帶的枷鎖，永遠是不能掙脫。只好讓悲哀與憤怒釀出的眼淚，不斷地向空肚裏飲滾……

——你們對我們的殘酷的壓迫，固然是你們在大肚賈商人那裏得到如我們受你們一樣的殘酷的壓迫的一種報復。然而你們始終是做了奴隸的奴隸！

我沿途想像着騾兒們的苦痛和他們的暴憤，我不覺唸出下面的句子來了——「奴隸疊疊成了歷史。一層壓迫着一層，但一層也會反抗着一層。更可憐者是做奴才的。奴才是麻木的，涼血的，最笨，最愚，最……的東西。」

「奴才」才只知道讓步，不知道反抗。

（註：「馬哥頭」即帶領驛隊的貴州人）

一九三八，四，于川黔道上。

翡翠鳥

——獻給已死之三弟澤禮——

屋後的山麓下，是許多墳，屋前除了幾根風水柏樹外，靠左是個小小的翠竹林子，靠右是幾坵冬水田。

我們初來的幾天，早晨是迷滿了濃霧，草上露水很多，我們不想出去難走，一直到了第五天，太陽從雲裏出現微笑的面孔來，我們覺得煩悶沉重的心，漸漸輕鬆了。遊興絲絲地生起來了。

我和繼弟兩人，從後門偷走出來，穿過堆草的破茅屋，從缺牆口上跳下，沿着菜畦走過去，到了竹林外面的刺叢邊，一陣野花的濃烈馥郁的香氣，好像是從山頂上吹了下來似的。

我們從林子裏一條小小的路痕走出來，再向坡下走去，見一條幽靜的家園，

從遙遠的青山蜿蜒流出。溪水清澈見底，沙灘上泛著粼粼的微波，是那樣的輕柔嫵媚。我底純潔的心靈，被他所感動，使我沉思在幻夢的國度裏去了。我好像失掉知覺一樣，呆呆地痴立在磐石之上。

忽然禮弟離我十餘步遠的地方輕輕地叫我，我如夢初醒驚轉過頭來，望着他，他笑着輕輕地說：

「哥哥，那邊有翡翠鳥——你不要響——我要去捉——」

「什麼？翡翠鳥！在那裏？」我復問着。

我順着他手指着的那邊看去，距離幾十步遠的地方，有座小小的石橋騎在溪上，橋頭有兩根合抱的黃檳樹，樹下有座土地祠，祠旁立了一塊方碑，我從那裏把視線沿着溪邊的矮樹看下來，在一根有刺的小樹下面的石洞口，我發現了一隻很美麗的翡翠鳥兒。

我冷冷地一笑，引起同禮弟同樣的好奇心，和他不約而同的上前走了幾步，那美麗的小生命，我不知道是它的本意呢？還是它害怕我們去捉它呢？默默地鑽進自己的洞裏去了。

禮弟這時回過頭來望着我一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表示這樣更容易捉到那小

動吻了。

在十分鐘的時間內，我沒有注意禮弟是怎樣進行他捕捉小鳥的工作的。忽然被他一個狂歡的笑聲打破了我凝思山水的情緒。

「什麼？」我笑問他。

「捉着了呵！」禮弟帶着「顆童心」，在溪石上兩手捏着鳥兒，兩腳不住的跳躍，好像傾吐不盡他所有的快樂似的。

在我回來整個下午的時間，我沒有看見禮弟的影子。

一直到了黃昏時候，禮弟笑着來向我說：「翡翠鳥已經放在籠子裡了。」

「你在什麼地方得到了籠子的。」我驚異地問他。

「自己編成的。」

他離開了我，我望着他走了的背影，苦笑他的熱心。

他出去了一會兒回來說：「哥哥，你看這不是籠子嗎？」

他左手果然提着個馬嘴籠式的藤竹籠子，他的技術很不好，編得怪難看。那

小生命此時正閉着眼睛，縮着脖子，做出養神的狀態，它呆立在籠中一根刺木上，翠綠的羽毛，真是再好看沒有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將醒，就看見禮弟默坐在我的牀上，他比往日起來得特別早些。

「翡翠鳥兒呢？」我冷笑着問他。

「不知怎樣的？死了！」他帶着哭聲淒涼的說。

「死了？死了？拋在那裏？」我驚奇的地問他。

「拋在草地上」，禮弟低聲地說，帶着要哭的音色，此時北風在窗外咆哮着，屋子裏沉默了多時，我無意中從心靈深處吐出了一句帶着哀悼這可憐的美麗的小生命的祭辭。

「翡翠鳥兒！你就這樣地作着生之歸宿了嗎。」

北風仍在窗外咆哮。

禮弟坐在牀沿上，兩眼包着滿眶的淚水。

我知道他重心的悲痛，死一隻鳥兒比自己的生命犧牲了還可貴。

臭蟲

半夜裏什麼東西咬得我怪痛。下意識作用使我用手在背脊上亂摸，忽然觸着一團圓圓的熱疙瘩。于是我明白了，生起了一種被人欺侮後的悲酸和反抗的矛盾心情。

第二個下意識的驅使，我的右手從被中伸出來，拉開了帳門，在靠沿的小桌上，摸得一箱火柴到手了。

「察」！

火柴頭上由銅綠色的光轉成火焰了。我點好了燈起來，敏捷地翻開了草蓆，索搜了一會！奇怪。什麼東西也沒有。

我仍然睡上想再入夢。可是不過五分鐘，我那背上又像針刺般的痛了一陣，于是我腦怒了，又一骨碌翻身起來，仍然擦燃火柴點好了燈。翻開草蓆一看，媽的！，混帳，仍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

我更怒了連稻草也一起翻開，現出了積滿灰塵的木板。我惺忪睡眼看見幾個黑的斑點在跑動着，但漸漸不見了。我又用力把木板翻過背面來看，仍是幾個黑點，又不見了。我于是在慌忙中按着木板側沿上的一個黑點，當我把手指舉到燈亮中察看時，我大指與二指之間已經浸着了一大塊鮮紅的血痕。

瘦的人的血液，你們爲什麼一定吃得那樣肥？……
瘦的人的血液，你們爲什麼一定吃得那樣肥？……

不合理，代價，便是整個滅亡于被吸取者那雙正義的手。

當我仍然想燦安睡的時候，還在床上我不覺作如是的神賦。

我有着勝利的微笑。

一九三六，七，二一，瀟縣。

新書預告

世界大戰二三事	陳叔華 著
黨員十二守則淺釋	陳叔華 著
海戈獨幕劇集	海 戈 著
小樓集	楊潛雲 著
文章偶話	王華等 著
現代應用文	秦光銀 編
凱旋(詩集)	秦光銀 著
婆媳(小說)	秦光銀 著
伴郎從軍及其他	秦光銀 著
動盪(小說)	青 楓 著

• 以上各種在印刷中 •

瀘縣青年文化促進社發行

本社期刊之二

青年旬報

社長 劉文質
副社長 劉叔和
發行人 蔡餘仲
主編 秦光銀
副主編 青楓

本刊爲一綜合性
期刊，從二卷一期起
，內容大加改革，印
刷力求精良，爲青年
之唯一良友，預定半
年十八期，連郵只收
八元。

50901



BC

66

4